

# 艺术回归 The Return of Art, the Revers Evolution of an Aesthetics

◎文/李圆一 翻译/匡渝光 Written by Wonil Rhee Translated by Kuang Yugu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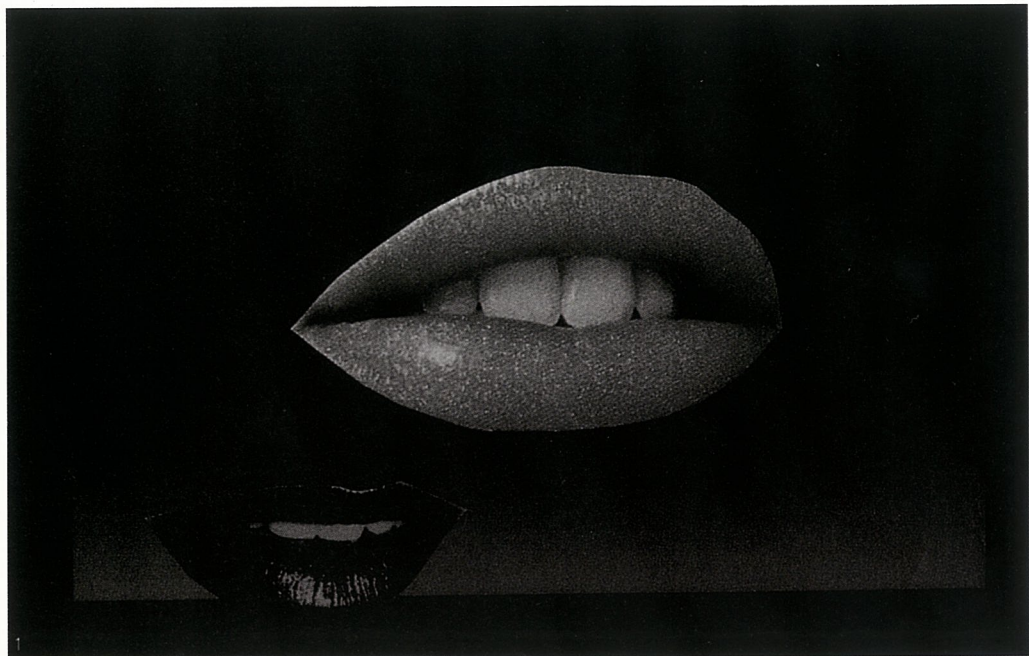
2004 光州双年展对购买艺术产品及获取文化活动成果的观众，与参加展览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之间这种传统关系，再次做出了界定，正是这些艺术家和策展人制造并开动了这部展览机器，并且操纵着这部证明在艺术与观众之间的的确确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交流障碍的机器。借此，光州双年展阐释出一种崭新的“观察者——参加者”模式作为它的驱动的。

采用把观众看作平等一分子的办法，光州双年展重新确立了大众与 21 世纪视觉艺术之

间的关系。这次展览也对存在于几乎所有双年展持续发展的权力和艺术上的错误交流中的结构与政治问题，做了公开的陈述，同时它又强调，观众应该为其真实的生活经历得到褒奖，他们应该能够参与欣赏双年展，却不必陷入到以实验性和当代艺术的高度技术性为中心的美学及学术讨论的漩涡中。这种挑



战意味着它要创造出一种史无前例的例子来，它要让观众感到当代艺术与双年展已不再从文化上把他们抛弃于荒漠上，而艺术家也仅仅是一群被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同类，在用一种战胜了曾被



通过推动对方跨越自身局限的方式，达到双方相互包容、各有收获的目的。光州双年展尽力为观众补偿他们被当代艺术制造的那种丰碑式的偶像所抛置于荒漠上时所发生的损失，它剥下了文化活动单向开发的面具，清理了其中的障碍，以此为观众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尊敬，这种尊敬大幅度促进了观众的消费，也提升了展览中民主协同创造的气氛。

确定无疑的是，双年展是作为带有明确目的而开展的一种活动，一个事先预测会克服障碍的聚会，所以，借助跨越存在于尚未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别的方法，我们这种“观察者——参加者”模式就提供了一个让一方可以改变自己对另一方的看法、改变他们内心意识的机会。光州双年展的艺术总策划、其他负责人、艺术家和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到了一种与商谈和让步相关的协同工作过程中，其目的是为了一种共同的利益而创造文化配合。结果证明，这种“观察者——参加者”模式代表了大众的意愿，它的努力克服了每一个不同参加国人员的历史、文化及语言上的差别，它是这种交流中最基础的游戏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光州双年展就像是一个对变动性进行实验的巨大实验室，它把管理工作摆在一种民主的、兼职般的协作地位上，它运用拆墙脚似的方式对既往的双年展构架、管理方法、竞争机制，以及文化独裁主义结构等等予以颠覆。随着观众的目光重新凝注于对当代艺术进行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活动的统治层面，并且成功地使得那巨大的、强有力的文化体系呈现为非物质化状态——本次双年展让自己走下了神坛，把神秘的双年展的真实目的向大众揭示无遗——从而，大众对展览过程及对文化产品相互认知过程的参与就会为某种新的演进提示出多种样板来。当然，既然谁都不能否认，一件艺术品是经由专家（艺术家）之手完成的，那么我们

对观众的尊重姿态就总会留有余地，让我们因此可以在作为协作者的顾客与专业精英人士之间或左或右地游移——无论是否承认，它最终还是暴露出了不平等的界限。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说，本次双年展发现并对多种途径进行了实验，这些途径揭示了艺术具体、实际和有力的一面，它们超越了纯理论的、抽象的论述，对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循循善诱，特别是对个体观众的引导，使之陪着艺术家一起走完了双年展的全程。它产生的结果是再一次建设性地提示了一种卓

有成效的文化标准，这种标准请求观众给予由艺术家、管理者，和第五届光州双年展的全体工作人员完成的某件特定作品以充分的理解。当主观意识与客观对象之间的交流、联系，连接点和经修正过的观众，与展览的关系成为展览过程与实践中最基本的中介手段时，这种“观察者——参加者”模式就像背景联系一样，保持了它与一种真实交流的联系，这种交流卸下了双方各自为政的负担，建立了一种不偏不倚的平等利益关系——不是那种进行交易或谈判似的手续关系。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并发展出潜在的观众，而他们也因此成为我们的展览空间所形成的风景画中的自然景物的一分子。

这次展览对出自专家们之手的那种封闭的、主观的规则提出了质疑。相反，来自管理层对亚

释，并启发性地提示出多种灵活变化的平台，为观众的详尽研究提供了驰骋的天地。至于对主办及参展这一方，以及艺术品的表现形式问题上，我们尽可能地倾向于并不要求用高深的技巧、轰动的情调、壮景似的画面、雷同的风格、花样百出异想天开般的艺术手法来完成的装置、雕塑、绘画作品，以此展现一种反向的艺术演进过程及其数字化趋势的基本原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只给观众提示出某一种欣赏方式，或是让他们游移在我们那些图象加图象构成的通道中，而我们首先决定



做的是让观众直接介入，以回归我们与观众亲密无间的状态，我们让观众来感受我们的材料：视觉的、可触摸的、可改变的材料，无论是石头、金属（比如说铜），甚至是肥皂，最终转换为精神物质：艺术。其次，当需要对展览主题进行诠释时，我们就抛出了我们的中心思想，即：亚洲人的推论和推测是怎样凝成一种进步的物质，并变得既现实又具有保证性。□

1. 给我谎言 录像装置 裴东法
2. 欢迎光临“金阁” 金平斯四人表演组合
3. 莱娜 油画 杰哈德·里奇特
4. 自由像 油画 理查德·汉密尔顿

太地区及朝鲜的想法，是把不同年龄层段及不同社会地位的观众——可能包括了从基础学校的学生到教授层次的人群——的梦与某件艺术品揉合在一起，这件艺术品对展览主题进行诠